

香港通州街露宿者遭警屈毒案後，事主阿山出獄 講述事發經過 | Whatsnew

組織指事件反映香港露宿者過去12年間面對種種困難，香港亦缺乏無家者友善政策。



2024 11 7

/

離開真相，談何看見彼此和追求正義？我們的日報、速遞Whatsnew、端聞Podcast能夠保持免費，離不開每一位會員的支持。暢讀會員首月5折，尊享會員全年85折，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即時報導和深度內容。

香港深水埗通州街露宿者遭警「屈毒」案於10月17日判刑，8名香港警察被指向2名露宿者施襲、毀壞其家當，並誣藏毒，當中6名被告警員早前被裁定「意圖妨礙司法公正」罪成，分別判監2至3年多。3名警員其後上訴，2人被法官駁回保釋申請須繼續還押。

而案件的2位事主均缺席判刑日：無家者黎民十（阿十）已不在人世；另一位無家者阮文山（阿山）則正就另一宗案件服刑。

阿山10月下旬出獄，已回到通州街公園居住。11月7日，關注露宿者權益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（社協）幹事吳衛東、陳仲賢聯同阿山召開記者會，講述案發過程。期間，阿山站起來，指著背部左邊位置，表示至今仍然會「赤赤地」（疼痛），稱自己被打「有點不公平」，但也慣了。

吳衛東指，因裁決結果及時間不足，阿山無法申請社會福利署的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。「無家者作為邊緣社群屬社會弱勢，無奈地面對政府不友善行為，有時候只能作為順民地退讓。」吳衛東說。



一人亡、一人囚——通州街露宿者遭警屈毒案，邊緣人獲得的微弱公義
[延伸閱讀 →](#)

8名涉事警員曾駐深水埗，包括郭展昇、韓廷光、梁飛鵬、龐雋詩、林華嘉、莫志成、尹栢詩及陳守業，年齡介乎25至44歲。他們被控於2020年2月，在通州街公園進行反毒品行動檢查時，兩度向兩名越南籍露宿者阮文山（Nguyen Van-son）及黎民十（Le Van Muoi）施襲、毀壞其家當，以及誣藏毒等。

9月13日，區院法官裁定6警員「作出傾向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」罪成、另2警罪名不成立；誣告露宿者黎民十藏毒相關的警員全數罪成；涉懷疑襲擊阮文山、毀壞其家當的相關罪行不成立。

記者會當晚，阿山頭戴棒球帽、口罩，穿著牛仔褲和短袖汗衫，露出紋上刺青的兩臂，其刺青早已褪色。他語氣平靜，越南語是他的母語，他可用簡單廣東話溝通，會重複有限詞彙，不會閱讀中文。有數次，他不太掌握記者提問，靜聽社工以其他措詞重複問題，然後嘗試解答。

會議完畢後，阿山指著桌子旁的紅色膠袋，向記者細數裡面的物資，包括短袖汗衫、長褲、免費飯票等等。「（社協）他們給我的，我待會便拿回通州街。」他笑說。

阿山今年67歲，是一名越南難民，於1982年來港，至1997年取得香港身份證，此後留在香港。他曾於啟德難民營居住，父親及弟妹早於90年代移民英國。阿山指，他做過紮鐵及鋪地板等工作，直至年紀大了、沒有老闆願意再聘請，沒能力交租的阿山便於2013年於深水埗欽州街行人天橋露宿。他稱，至天橋底被政府清場後，於2020年搬至通州街公園露宿。10月「出冊」（出獄）後，阿山向社協幹事借個睡袋，便回到通州街公園「坐下」，與一、兩個老友記聊聊天、捉棋。

他已離婚，有一個女兒，和家人沒有聯繫。阿山的無名指上穿戴戒指，但靦腆否認和婚姻有關。

阿山指確有被警施襲；法庭指其不可信

裁決指，阿山於2020年2月4日稱受襲骨折，但閉路電視片段沒有顯示「3名男警同時大動作按著阮文山在刀上打指模」，而片段沒有清楚拍攝施襲過程，法官未能肯定誰施襲，故警員郭展昇、梁飛鵬及陳守業被控「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」罪名不成立。

阿山自2020年12月便被還押，於2023年3月，被裁定「販運危險藥物」罪成，被判囚5年7個月。他先被囚於赤柱監獄，其後搬至喜靈洲。他表示不清楚被送進另一所監獄的因由，在囚期間待遇正常。在獄中，阿山聽新聞得知裁決結果。就數名警員涉及自己的相關罪行都不成立，阿山指，自己不太開心，「覺得不是很對我很公平的。」



公共文本與現象真實：無家者電影《濁水漂流》，有沒有拍出露宿街頭…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阿山指，2月4日案發前，他從未見過肇事警員。如之前供詞所述，他稱當日掃毒組翻查他的物品，然後「不知那裡找來一把刀」，把刀拋在地上，嘗試把他手指印在刀上。他指自己拒絕並掙扎，警員便拖他到後方沙地，在數秒間向他施暴。「（感覺到他們）用腳踩下去……用拳頭打下去。」

他在記者會以手示意背部左下位置被踢中，當時不能行走。根據阿山作為控方證人的證供，當日送院治療時，他向醫生表示感到後腰、肩膀、前胸等位置疼痛。

「我覺得多打幾秒（我）便會死。」阿山說。不過裁決指，醫生報告記錄他右方第10條肋骨骨折，從皮膚看沒有瘀傷，不能排除可能是舊患；另外，醫療報告沒有記錄阿山就身體其他位置向醫生表示有觸痛。在場有記者提出疑問：醫療報告是否和他指出的位置有衝突？阿山指，他周身痛，但腰骨最痛，亦肯定不是舊患。

就閉路電視鏡頭沒有拍下警員打阿山的證明，因而未構成足夠證據判警員施襲罪名成立，阿山指，「法官是專家……但是拖我進去的時候，我還『好地地』走進去，但是出來時，是抬我出來，即證明裏面有衝突……即是傷了。」阿山指，幾名警員把他抬上警車，帶往深水埗警署落口供。

有記者問，阿山為何沒有向跟他落口供的警員投訴？他指，其後進入房間的警員均帶著口罩，面容被遮蓋，不能排除他們就是肇事警員，因此沒有就他被襲一事提出申訴，擔心會被「整蠱」。他指自己告訴在場警員身體很痛，不能落口供，其後被送到明愛醫院驗傷，並告知醫生他被警察打。至今，阿山指他仍有就傷患吃藥。

至於被問及為什麼沒有隨警方進行施襲者辨認手續，阿山指當時沒有律師在場，他廣東話也不正，又因被襲後仍有餘悸，所以選擇不去認人。

關注組織倡建立「無家者友善社區」

阿山家當疑被毀壞一事則發生於2020年2月24日。阿山指，露宿者物件被翻查早已屢見不鮮，但那次是他首次遇上「打爛家當」的情況。他稱警員叫自己站在一旁，然後在他面前打爛他的家當，鼓油樽、鹽樽都被摧毀，像要「侮辱他。」端傳媒正向警方查詢對上述說法的回應。

回到通州街公園，數名舊友已搬走，多了新面孔。相隔數年，阿山家當、財物去了哪裡？「沒有了，就是找回一件衫、褲。」阿山在被捕時，未能拿走公園內的個人物品，當中有一個袋子，裡面放著銀行簿、醫生紙、來自越南的信件、電話卡，記事簿以及簽證身份書，如今無影無蹤。阿山持有香港身份證、卻因他案底，即使住滿7年，仍未能成為香港永久居民，故須持有簽證身份書及續期。

社協幹事吳衛東指出，社協原本準備協助阿山向明愛醫院取醫療報告及病假證明，以申請社會福利署的「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計劃」，但前提是事件須已成為刑事訴訟案件，而受害人須在事件發生日期後的3年內提出申請。因阿山是2020年2月4日入院，目前事件已過3年，據規定已過期。再者，由於數名警員被判「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」罪脫，阿山亦不容易按民事訴訟控告該警員。

吳指，社協剛剛為阿山寫信至房屋署，詢問他是否還在排單身人士的公屋輪候隊伍。他的檔案於兩年前已停止更新，社協正協助他跟進。



59年來最冷冬天，露宿者說，生命力只靠自己逼出來

[延伸閱讀 →](#)

阿山如今有何打算？阿山聳聳肩，說他會跟進房屋事宜，希望盡快上公屋，其餘時間便在公園坐及睡覺。「我都不知道，（日子）就這樣過。」回到公園生活，阿山有見過警員巡邏，有查閱公園內人士身份證，但自己沒有被查。他覺得他們部分人態度「可以更好」，但亦「唔係個個警察都係咁（不是每個警察都是這樣）。」

案件已審結，為何他仍會願意公開談及事件？對於法官裁決指他證詞不可信，阿山說，「我不會講大話……我個心要講事實。我覺得對我不是很公平，被人打傷，做得太過分。」

他承認自己有案底，又剛剛出獄。「我不是說我是好人，但（警員）不要做得太過分，他們是濫用職權。」他說。

根據社署最新數字，2023年12月全港已登記露宿者人口是753人。吳衛東指，基於以往經驗，有約一半無家者不願被四隊無家者外展隊登記，故社協推算現時全港有約1500位無家者。

吳衛東指，阿山的例子反映香港露宿者過去12年間面對種種困難。香港缺乏無家者友善政策，即使在社工協助下採用法律途徑去維護權益，亦要面對訴訟需時、萬一輸了官司要賠償訟費的風險。他指，對無家者最大的保障，是「建立無家者友善社區」，仿效美國、台灣等先例，允許無家者在公園特定範圍內安全地擺放個人物品等。